

东山魁夷の世界

东山魁夷

河北教育出版社
花山文艺出版社

唐先容 译

六支彩笔



东山魁夷的世界

六支彩笔



花山文艺出版社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图登字 03-99-03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支彩笔/(日)东山魁夷著;唐先容译.—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

(东山魁夷的世界;7)

ISBN 7-80673-049-4

I.六... II.①东... ②唐... III.散文—作品集—日本—现代 IV.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43968号

主 编 唐月梅
副 主 编 许金龙
策 划 王亚民 张彦魁
责任编辑 张国岚 张子康 杨怀武 刘 峰
责任校对 李桂香
装帧设计 郑子杰 安 涛

东山魁夷的世界
六支彩笔

〔日本〕东山魁夷 著
唐先容 译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邮编:050071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邮编:050061

制 作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制 版 时尚兴裕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mm 1/32
印 张 7印张
版 次 2001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1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书号 ISBN 7-80673-049-4/I·026
定 价 28元

东山魁夷的世界(代序)

在金秋一个天晴日朗的日子里，国岚同志来访，约我主编一套东山魁夷诗文全集并配画。真让我高兴，因为我刚刚拿到近日面世的拙译东山魁夷著《与风景对话》的样书，现在又一次有机会与东山魁夷邂逅，又一次承受东山澄夫人的恩泽，有机会抚触东山先生的整个诗文世界和绘画世界，我不由心潮澎湃。

多年前，我第一次选译东山魁夷的随笔和参阅他的诗画，就被他的文、他的诗、他的画之美所魂牵梦萦，完全陶醉于他的艺术世界。那时候，从他的文集中，我每读一篇文章、一首诗句，都感受到内里蕴涵着一种无穷的魅力，深深地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译毕，便以《美的情愫》作为中译本的书名，与读者见面。

也许有了这份书缘，有一年作为访问学者旅日期间，我有幸再次会见了这位日本伟大的画家和随笔家。与国岚同志倾谈的时候，当时东山先生和我们在千叶县市川市会面的情景又像过电影似地一一浮现在我眼前。当时我们一踏进中山东山宅邸的门槛，迎面的是东山夫人的亲切笑脸和撒满庭院小径的鲜艳玫瑰花瓣。听东山夫人说，这是东山先生为欢迎亲密友人而特意精心设计的。从这一时刻开始，我就已经沉湎在欢乐之中。

穿过林阴掩映下的清幽的日本式庭院，跳入我眼帘的是立在客厅门前的东山先生慈祥的面影。先生将我们迎进客厅，让我们在朝窗的位置落座，我面对庭院的落地窗，窗外茫茫的绿，映着背窗而坐的东山佛爷似的豁达的脸，我立即浮现这样的念头：这不正映现出这位巨匠的明净心境吗？

我们是第二次见面，又有了多年文字之交，话匣一打开就收不住了。从他的温和的谈话中，我仿佛更贴近他那颗在书画卷中探索日本美、东方美的深邃的心。东山是风景画家，先志向日本画，后来他留学德国，历访欧洲，对西方文化艺术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在最富西方色彩的地方开始北欧风景画的艺术创作。他虽身居西方，却心怀故国，正是这种对西方的憧憬和对故国的乡愁，形成了他的文学艺术的东方传统的现代精神。我们从他的北欧风景画，或日本和中国的风景画中，不是可以发现这种艺术的精神吗？不是从他的相关随笔中也可以听到他这种声音的回响吗？他说过：他的美术是不断地以西方文化的刺激为纬线，以日本传统文化性格以及对其眷恋为经线编织出来的。

在与我的谈话中，他也说：他是“先倾斜一方，然后再取得平衡”，是“通过西方来眺望东方经过了这样一个迂回”的。我心想：他从西方凝视日本的美、东方的美，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日本和东方的民族艺术的特质，增加对日本民族传统的认识和自信。所以，他的求美之心，是建立在对乡土炽烈的爱和对西方的亲和感情的基础上的。我们从他的画文中，可以深

深深地感受到，他在选择汲取西方艺术精华的时候，首先强调的是明确地把握住日本，将艺术的根，植于日本的土壤上。

在他的一些艺术随笔里，常常可以读到类似这样的话语：

我成长在东西方的结合点上，对异国的憧憬和对故乡的依恋，就是我的宿命。

濑户内海的这片土地、山和海……传递着生命的根本。它对我来说，不仅是一种拯救，而且直到后来还深深地隐藏在我的内心深处，成为我精神上的指引因素之一。

正是有了这种“生命的根本”和“精神上的指引因素”，东山始终抱着一颗炽烈的日本心，对自然和人生进行东方式的思考，才能保证他汲取西洋画的技法而不失东方的艺术精神和日本画的特质。作为日本风景画家，他首先感受到自然是有精灵的，是有生命的。他作画都是紧紧把握住自然生命的律动，获得心灵的感知，使自己的心灵与自然的心灵相通，并将对自然的感动作为其创作的感情基础，从而发现美的存在。我思索着：东山是这样，所有有成就的日本画家和作家也是这样，他们不都是在东方传统的精神性与西方现代艺术的世界性的接合点上创造了自己的辉煌吗？

所以，东山在艺术随笔中非常强调画家要重视净化自己的心灵，然后去感受日本风景所拥有的微妙的神韵，然后才能与风

景相呼应、与自然心灵相交融。他在《与风景对话》中曾写道：

由于我深深地深深地将自身沉浸在自然之中，因此才能看到自然微妙的心灵，也就是我自己的心灵。

在我所邂逅的风景中，我仿佛听见同我的心相连的大自然气息，大自然的搏动。

当时我与东山魁夷先生还探讨过这个问题，那就是这种东方式的自然观，完全是基于对人生的东方式思考。东山先生在随笔中经常强调美是存在“无我”之中，只有“无我”才能听见发自自身之外的真实的声音，才能采取与这种真实的声音相吻合的行动。他在一篇随笔中曾写过：“如果大自然和自己之间介入了什么东西，不论这种东西有多好，结果似乎都会削弱对大自然的把握。”他在另一篇随笔中还谈了这样一个体会：“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的时候，我获得了风景打开我心灵的眼睛的体验。在不能不悟到生命之火不久即逝的状态下，大自然风景以其充实的生命力映现在我的眼帘里。”我觉得这种舍弃自我和把万物都看成是“虚空”的自然观和人生观，与川端康成的“一切艺术的奥秘，就在这只‘临终的眼’里”这句话的意思是相通的。

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我们谈到日本文化两面性格的时候，东山先生给我讲过他的“东山魁夷”这个名字的含义。他

说：“‘东山’有一种柔和的感觉，而‘魁夷’则全然不同。在美术学校毕业时，由于我太稚气，就起了这个雅号。不过，我觉得这个名字出乎意外地还表现了日本文化所具有的两面性。”他在随笔中，反复强调了“日本风景画兼有多彩与淡泊、华丽与幽玄这种截然相反的性格。可以说，在细腻而美妙深邃这一点上，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

因此，东山魁夷心中的日本风景，一面是多姿多彩，一面是看似统一，风景的面貌是无穷无尽，风景的色彩又是千变万化的。在普通人看来，世界上的海色都是一样的，但在东山的眼里，欧洲海色与日本海色就截然不同。他觉得日本的海不是湛蓝，而是群青和绿青的颜色。即使如此，他作画的时候，又巧妙地运用日本人对这种色彩感的两面性。他为新宫殿作壁画《黎明潮涌》和为唐招提寺作隔扇壁画《山云·涛声》时，同样用了相同的群青和绿青，但表现手法却很不相同。《黎明潮涌》的海是采用相当粗糙的群青、绿青的粉末颜料，混合制成浓彩的画面；《山云·涛声》的海则是选择了精细的群青、绿青，因而没有《黎明潮涌》的海那种鲜艳，色调是呈素雅的，展现了日本大自然所具有的一个方面的色彩——幽玄的景趣。也就是说，在同一色相中表现了微妙的变化，具有“多彩与淡泊，华丽与幽玄”的截然相反的两面性格。

我选编完这套“东山魁夷的世界”的诗文与插画，深切地体味到不仅在他的绘画和艺术随笔中，也可以从他的游记里，无论是从他的德国、奥地利、北欧的游记，或日本本土和中国



的纪行文字中，东山这种文化感觉已经成为东山的一种潜在意识，一种自觉了。正是这种对传统文化的透彻理解与亲和感情，在东山魁夷心中扎下了根，才能成为东山魁夷文学之美的支柱，东山魁夷绘画之美的根基。

我国散文大家刘白羽先生为拙译《美的情愫》写了一篇美文作为序，对东山魁夷的文与画作了精辟的剖析，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不能说这些散文是画的解说，那样就降低了东山文学的独立价值，尽管一者用画，一者用文来表现，我以为都是东山从自己攀达到的高峰之上谱写出的心灵自白。”的确，在东山魁夷的文与画里凝聚了东山全部的爱与美。

冬天到来之前，树木燃烧起全部的生命力，将群山尽染，一片红彤彤……

当我翻译这句话时，我的心灵更加震动了。东山用燃烧起来的自己的全部生命力，倾注在东山的画彩和文墨中，把我，恐怕也会把读者带到美的意境，带到东山魁夷至真、至善、至美的世界。

唐月梅

2000年1月9日写于美国加州弗利蒙

目录

卷首语 · 1

第一夜 洁白的平安夜 · 2

奥伯豪的回忆 · 8

白色的对话 · 14

平安夜的幻想 · 20

圣诞节之夜 · 26

关于平安夜的对话 · 29

第二夜 灰色的雾霭 · 34

霍恩 · 萨尔茨堡城 · 34

灰色的对话 · 40

诺伊 · 施邦施泰茵城 · 45

林达霍夫城 · 50

菲森的街道 · 53

菲森的旅馆 · 57

第三夜 绿色的枞树 · 63

黑尔布伦宫 · 63

格特莱德小径的旅馆 · 66

绿色的对话 · 70

慕尼黑的回忆 · 74

施巴尔茨巴尔特的旅店 · 83

冬之旅·88
第四夜 蓝色的莱茵河·93
星星歌手·93
莱茵河的民谣·101
古城旅馆·106
蓝色的对话·110
第五夜 茶色的落叶·117
维纳哈丁的结束·117
萨克森·巴尔特的秋天·119
汉堡的追忆·124
默伦的街道·128
落叶的森林·137
教堂里的音乐会·141
第六夜 黑色的天空·145
埃森海姆祭坛画·145
画家马蒂斯·150
黑色的回忆·156
夜雾·160
能看见白马的风景·165
协和广场上的椅子·190

卷首语

这是冬旅之夜的故事。正因为是故事，所以便当然不是把旅行的忠实记录加以简单的罗列。可是，我不以现实的确切印象和体验为基础就无法编织出印象的丝线，因此，虽然叫做故事，但试图述说旅行真实的那种心境却从未改变。

不过，这一次我想采用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叙述方式。去年的秋末至冬天，在结束了两个月的德国旅行之际，我跨过了德国与奥地利之间的边境，在萨尔茨堡逗留了一周左右。于是，我试图在这座古老小城中某个寂静的角隅，利用一个个冬天的夜晚来重温那些德国之旅的种种回忆。

因此，它们既没有涵盖旅行的全部，亦非按照顺序写就的篇章。其中也有现实与幻想交错重叠的场景。而且每一个故事都浸润着各自不同的色彩。我把它们比喻为六支彩色的铅笔，分别划分成六种不同的颜色。



画出魅美的世界

第一夜 洁白的平安夜



雪花飞舞。河流的堤坝、家家户户的屋顶，全都化作了一片银白色。可是，在桥面上、马路上，厚厚的积雪却仿佛顷刻间就要消融一般。

寒风凛冽。尤其当我正要跨过桥面的时候，更是迎面刮来了阵阵狂风。

但是街道美丽的夜景却止住了我前进的脚步。眼前矗立着无数造型优美的教堂塔楼，其中大多属于那种柔和的巴洛克风格，而不是那种直指天际的哥特式尖塔。在塔楼林立、古色古香的街道陪衬下，一座古城巍然耸立在山顶上。古城与教堂的塔楼，以及街道的座座房屋，这三种风格迥异的建筑物，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独具魅力的协调画面。

眼下正值严冬时分，可圆顶大教堂的巨大圆形屋顶、随处可见的教堂塔楼，却通通置身于温暖的灯光之下。尽管只有那有着庄严城墙的城楼在灯光的映照下透露出几分灰暗寒冷的感觉，却给这道风景平添了一种凝重和深邃。清澈的河流映照出岸边的万家灯火，从城里流淌而过。

在这座静谧典雅的古都里之所以能体会到一种增添了威严和凝重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冬天这个季节的缘故吧！灰暗的天



六支彩笔

空中飞舞下无数细碎的雪片，翩然撒落到城市的所有风物之上。

我对这座城市的夏夜记忆犹新。那时节这座古城和教堂被映照得比现在更加明亮，天空中还悬垂着一轮圆圆的明月。河水也明亮地辉映着街灯，闪闪发光，气势磅礴地奔腾而去。那还是个夏末的时节，也是我始于那年初春的旅行即将结束的夜晚。

当我在节日剧院观赏完莫扎特的歌剧《唐·乔万尼》的归途中，久久地伫立于这座桥上，一边远眺着上述的情景，一边陷入了各种各样的遐想。说到这里，想必诸位已经明白——这座城市就是奥地利的古都萨尔茨堡了吧！

是的。正是萨尔茨堡。而这座狭窄的大桥别名叫马卡路特·舒特克，它是一座不通车的吊桥。那个时候，我曾看见身着盛装的绅士淑女们在听完歌剧的归途中，跨过这座大桥迎面走来。可眼下却正值寒冬时节，所以几乎没有过往的行人。

作为夏夜里所没有的、现在这个季节独具的景物，随处可见好些以并不张扬的架式给冬夜的黑暗增添了亮色的东西。那便是挺立在门希斯山的高处、卡普茨那山修道院的周围，以及城市里广场上的维纳哈丁树。它也叫做基督树，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圣诞树。枞树枝上装饰着好多蜡烛形状的小电灯，远远望去，就仿佛是在树上镶嵌着金色的小铃铛一般。

在德国、奥地利等国家，把基督圣诞节用复数的形式称为维纳哈丁（一个个圣洁的夜晚）。即使过完圣诞节，进入了新年，

六日以前也仍然属于节日的一部分。今天是一月三日，眼看着维纳哈丁树也即将化作与人们依依惜别的光亮了。

今晚，我和妻子在木偶剧院观赏完演出后，正款款走在归途之中。以前，木偶剧院是位于门希斯山麓的卡皮特尔广场后街某个凄凉场所的一间小屋，可现在却变成了莫扎特剧院和兰德斯剧院之间的一座豪华剧院。

今晚这里上演的剧目是约翰·施特劳斯的喜歌剧《蝙蝠》。据说这是从维纳哈丁至除夕期间，在奥地利和德国等地方常常上演的剧目。

今晚已经是圣诞节期间的最后一次公演了，今后一段时间里这个剧院也将暂停营业。或许了解这部歌剧故事梗概的人不在少数吧，但这部歌剧在展开其中的情节时却大量地融入了华尔兹舞曲华丽而紧凑的节奏。

驾驭木偶的灵巧手法简直令人叹为观止。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及其相应的动作被演绎得有条不紊，时而呈现出木偶所特有的非现实性妙趣，时而又显示出活生生的真人一般的逼真感，牢牢地攫住了每一个观众的视线。以前看了这个剧团的《魔笛》，曾被深深地打动过，这一次也同样让我惊喜万分。音乐是由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担任演奏，维也纳国立歌剧合唱团担任演唱，克勒门斯·克劳斯担任指挥的。而歌手则是希尔德·居顿、比尔玛·立普、齐格林德·瓦格纳、安通·德尔莫泰等，当然它还使用了带有完美播放设备的音响装置。现今，这个木偶剧院已经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成为萨尔茨堡的名胜之一。



在我跨过大桥、返回饭店的途中，穿过江畔一处古宅的拱形通道，越过古色苍然的内院，正想通往格特莱德小径时，忽地，一间葡萄酒餐厅赫然映入了眼帘。铁制的招牌，被做成了带有果实和绿叶的葡萄藤图案，其圆环中心悬垂着一个小小的蓝色玻璃酒杯，不知不觉地它已俘虏了我的心灵。这家店名叫“布拉维斯·克留克勒”，可以译成“蓝色的小酒壶”或者“蓝色的小酒馆”。瞥见这个店名，我不由得推开了它沉沉的大门，径直走了进去。

这是一间灰暗狭窄的房屋。低矮的天花板和横梁已经被熏得漆黑，屋子的两侧铺着木板，而开有窗户的两侧则是粗粗涂抹过的墙壁。窄小的窗户处能够看见厚实的墙壁，而窗户的玻璃则是把好几张圆形玻璃用铅框紧固成彩画玻璃模样的古朴物件。

古老的酒桶旁，竖立着一根木制的榨葡萄器心轴，在它的圆环上悬挂着一束干玉米。墙壁上有两副面具，一个是长着犄角的恶魔，另一个是头发蓬乱的魔女。据说这是一月六日举行的萨尔茨堡地区特有的佩尔希腾节上所使用的道具。墙壁上还垂挂着木制的耙子，以及栖息在附近高山上的野生雄山羊的巨大犄角。朝门口的酒橱望去，只见上面陈列着一排色调灰暗的古朴酒坛。从我在一个角落的位置上坐下来起，便觉得恍如进入了另一个不同时代的世界一般。

接着，我从酒单中点了一小坛名叫巴豪的白色葡萄酒。我原本就不算能喝的人，而妻子更是滴酒不沾，所以就连半升葡

葡萄酒也让我们穷于应付了。

当喝完了一二杯时，我突然察觉到邻座的客人在向我轻轻点头示意。我想仔细打量打量那位客人，但因为相互挨得太近，结果反而看不真切。椅子是固定在墙壁上的，以至于我和那人的座位连成了一气，只是靠简单的扶手把彼此分隔开来。死死盯住对方看未免太过失礼，所以我只是轻轻地朝他点了点头，举了举酒杯。

“Zum Wohl!”对方也轻声地举杯致意道。这是一句意思为“祝您健康”的寒暄语。灰暗的灯光下只看见他那一头短短的白发，脸庞则被阴影遮蔽了起来，但从拿着酒杯的细长手指判断，我知道他是一位瘦削的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人坐到了我的身旁。狭小的屋子里仅能摆下五张餐桌。除了我们以外，约莫还有三位客人。

“从日本来的吗？”那人问道。我点了点头。

“是一个既远又近的国家呐。”他说道。我觉得他一语道出了我心中的想法。

我猜不出他是哪国人。虽然讲着一口极其流利的德语，但从他的发音来看，我觉得他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奥地利人。我正想问他是哪国人时，他低声地囁嚅道：

“我是海玛特洛泽。”

如果将之进行直译的话，便是“失去故乡的人”，即没有国籍的意思。我稍许有些吃惊，但青年时代在德国留学的时候，知道外国来的留学生中常常有这种无国籍的学生，所以也